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題跋

書族祖文清公所撰古城宗祖墓銘後

按文清公此碑稱仲節南節為都使公澧之子最得其實但謂仲節為
休寧古城祖則恐未然碑稱仲節生煥生蕙生承議等三人考祁
譜諒公保下嚴生沈生恩生令生承議等三人而富溪元朝印
本譜於此承議下注云兄弟並遷古城及歛橫干蓋得之矣疑古城不
知所出而誤屬仲節之下文清公亦從其說而不暇諦考也又刻本比
家藏錄本多世次一段與前後文不相屬疑刻石時古城人自增入者
今刪之餘已見譜辨中茲不贅又按各譜及碑本藥或以為萬或以為
芳宜以藥為正

書先文簡公宋史本傳後

按蘇轍軾龍川志載先文簡公一事云當仁宗幼冲章獻劉太后垂簾

時有方仲弓者上書請立劉氏七廟如武后故事章獻覽其疏裂而擲之地曰朕不作此負祖宗事公亦嘗獻武后臨朝圖而人莫之知也王洙侍讀實與聞之然仁宗性寬厚故公卒至宰相而宋史本傳取之且曰人多以此薄公嗚呼事有出於一人之私意而信史書之孰不以為誠然哉亦有卓然謂事之誣為不足信者必其偽之淺不足以欺人也考魯宗道之傳仲弓上疏請立劉氏七廟章獻以問群臣衆莫敢對宗道獨進曰太后欲立七廟如嗣君何其事遂止為仲弓者初未嘗一字及武后也又考之章獻之傳公為三司使嘗上武后臨朝圖章獻擲之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然後知仲弓所陳者劉氏七廟之疏公所上者武后臨朝之圖一倣一忠事實相反故章獻於仲弓之疏頗欲籍衆議而從之於公之圖直怒其諷諫太甚而轍乃欲因之以誣公遂反以擲疏之事及不負祖宗之語歸之仲弓而雜置公獻圖之事其間又相混以成其誣而不知其作偽之淺不足以欺人也夫擬人必擬於其倫

故稱君上必以堯舜苟以桀紂未有不以為誹謗者矣頌大臣必以伊周苟以莽操未有不以為譏斥者矣章獻在當時如御正殿受嗣君之朝服儀天冠衣而祀

太廟群臣之附已者進不附者黜天下之人知有太后而已其漸至於廢君稱制無難焉公預知之以為太后婦人也諫之以言則難入證之以事則易見武后之罪惡人所共知者也太后欲稱制則武后矣因為圖以獻即世之所謂影子者也其所以警之者深矣夫其以庶孽僭亂之容上擬母后此章獻所以裂其疏而有不負祖宗之語也元文宗嘗欲觀古名畫學士巖于山取鄴忠恕比干圖以進其事正與此類于山一代賢者豈願其君之為紂哉由是觀之章獻終其身不敢指斥幼主以規稱制之舉者公之一圖有以陰弭其邪心也史不以此難之而反以此薄之何其取舍之異哉然考公一傳之前後則其誣亦有不待辨而明者傳之前曰公知開封時有王家正者聯姻章獻太后家子齊雄

捶老卒死貨其妻子使以病告公察其辭色異今有司驗得捶死狀太后謂公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公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若以獻圖之事為佞而不忠則於此宜若承順風旨以說后意何乃固折廷諍務取其親戚而殺之彼此相較若兩人矣又考之諸傳參以長編章獻既崩仁宗親政於凡兩府大臣附太后者若呂夷簡張耆等同日罷政而仲弓亦自殿中丞貶汀州別駕凡庶僚之中不附太后者如宋綬王德用章德象及公先後並登兩府當時舉錯之蹟判然兩途不可掩也若曰仁宗性寬厚不以獻圖之事罪公使與綬等同升而不與夷簡仲弓等同貶又何其厚於此而薄於彼乎此事之必不然者或曰轍之為此志也實者亦多矣且無宿憾也何獨於公而誣之曰蓋有由也轍之兄軾與伊川先生有隙嘗謂伊川為姦邪而力誡之門人子弟遂相植黨為仇家公則伊川之從伯父也所以誣之者此也或曰轍之言固誣矣其引王洙為證佐則亦豈盡出

於作偽者哉曰洙之言有無未可知而竊意其容或有之何也史稱洙當至和初為翰林學士朋比宰相陳執中鈞摭非禮追冊張貴妃為溫成皇后立園祔廟置仁宗於有過之地不為清議所容然則投轍之意肆誣正人欲同歸不善以分其罪亦事之或然也所惜編宋史者不能正其誣而反有取焉使一傳之間自相矛盾而卒為後世不信之地者幸其作偽之淺也作偽之深而足以欺人者安知其無邪

書宋鑑長編所紀先文簡公事後

按長編之全文如此正後之修史者所本也夫示女所居之第不敢擅鬻而請御降為徵此乃謹之至者烏得為罪然則公之黜實張士遜所傾與歐陽公所撰碑誌之言合作史傳者既不能推明士遜所以中傷諸賢之意為後世小人傾陷君子者之戒至於市材木者程琰雇文口者龐籍及呂公綽等而史皆歸之公鄭戩因李宗肅移鞫于臺中丞孔道輔謂罪薄不足深治而史以為御史按劾得狀不惟無所推明而反

加深文焉其不足為信史也已敏政嘗承乏編纂續通鑑綱目熟讀宋諸帝紀筆削之間誠為簡當至於列傳則其前後自相抵牾者甚多蓋雜出衆手故也噫原作者之心豈陰有所向背哉特欲彙括舊史而詞不足以達意遂失之爾曾南豐曰史者所以明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不然則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能赫然播天下之口者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此言是已敏政故錄長編之文於前南豐之言於後使來者讀之是非自見而亦不能無慨於作史者之難也

書先太中公事史附傳後

按宋史太中公事附明道先生傳且稱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而少師傳乃無三司使一節殆謬見也又太中傳云世居中山而少師傳以為深州陸澤人考地志深州陸澤在中山之域非別有所遷也第少師事已見文簡公世錄不能重出今持以太中傳為主而附見之以便觀覽

云

書明道先生墓誌後

按朱子編伊洛淵源錄云明道誌文韓維持國撰孫永曼叔書韓氏家集經亂而亡然程氏家譜實載此篇今秘閣所藏亦有此集豈朱子一時訪求之未盡與

書伊川先生年譜後

按朱子云伊川年譜取証他書不能保無謬誤而宋李秀峯季公心傳嘗輯道命錄一書中有考異數段深有裨于年譜謹附著之

書元勅賜伊川書院記後

按伊川先生子孫悉從南渡居徽池二州之間蓋未始有北還者故元延祐三年勅賜伊川書院于鳴皋學士薛友諒撰記畧不言二先生有後在河南國朝宣德六年參政周鑑修復二先生父子墓祠始云得十二世孫子中而莫知其北還之由至景泰六年求二先生之後有司

遂以子中曾孫克仁應 詔即今為翰林博士奉祠者也詳具楊文敏公記中謹附著之餘見辨譜圖下者茲不贅

書朱子所與先世二書後

按傳之諱先休寧陪郭人宋開州團練使全之子痛父死節于金華守先墓不仕力學好古隱居邑之東山號東隱嘗以書問道于朱子朱子嘉之以老病不能卒業遣子永奇從學于閩數載學成乃還永奇字次卿號格齋兩世著述悉燬于兵燹惟格齋雜藁一帙與朱子二書猶存惜哉考程氏譜友朱子者二人休寧會里房大昌字泰之樂平石城房起宗嘗知建陽縣師朱子者五人婺源環溪房洵字允夫德興新建房端蒙字正思與其從曾孫珙字仲璧其二則傳之與次卿也當時所得朱子文字書簡之類間載大全集中今撮為一卷以見家學淵源之所自使後來者有所觀法知自力于聖賢之道而不墮于俗學之陋云

書王雙溪楊慈湖書記後

按程氏師友朱子者七人已見前跋考之寧宗居光宗之喪朱子實待講筵婺源雙溪王公炎以鄉後進致書問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之義遂與朱子不合而慈湖楊公簡則象山先生高第弟子程氏後人間從之遊其所得皆有非後學所敢議者漫志于此

書呂竹坡所撰族祖文清公文誌後

右宣議墓志見呂竹坡文集刻本槐塘文翰所刻者與此大同小異如孫四人而文翰以為六人多述祖崇祖二名考槐塘譜述祖生于淳祐庚戌上距宣議之卒淳祐壬寅則宣議捐館十年之後述祖始生也編譜者以述祖崇祖本文清公繼子而誌不載故追入之然不知其生卒前後具在可覆考也

書建昌宗家草庭先生逸事後

按建昌之程自宣慰飛卿當宋季以城附元由是父子兄弟悉擁節旄至雪樓文憲公復大振之遂赫然為一時之望先生獨當其時退居池

頭自號宋室遺民視富貴若將浼焉高風峻節邈不可及而傳宋史者乃不列之篤行隱逸中使與兩龔淵明為伍非大闕歟考先生實與徽菴同事雙峯得考亭之學而益修明之其所立卓然如此敏政故表而出之以詒觀者云

書婺源龍陂宗家前村先生傳後

敏政平生於鄉先達最重前村先生直方之為人求其世次遺書累年不獲成化壬寅大會諸譜亦無所見竊意婺源之程遠近畢會惟龍陂之程未有至者先生必出于龍陂乃發書以問婺源教諭陳君簡陳君得其譜于文公裔孫儒學生貞轉以寄示則知先生遺書不幸盡燬于元季兵火且續譜者又以前村之號及其平生履歷誤歸諸先生從祖崇禮而於先生之名反無所述其不幸又如此夫先生之名見于

國朝班賜易經大全書昭如日星何可泯也敏政因錄此傳附其譜而埽之嗚呼為子孫者於上世之名尚有舛誤則亦何恠夫他人之不以

關止字我為宰予予我也哉

書績溪仁里宗家宣慰公誌後

按宋丞相文清公世居歙槐塘而有別業在績溪仁里公兄朝議子運機宏祖三子宣慰相三子司丞燧三子主簿宗觀皆用公蔭入官子孫遂居仁里今鄉貢進士傳其後也宣慰此誌經兵燹夫之予嘗閱中秘書得之霜月齋藁中因書以畀傳用補家乘之闕云

書建昌文憲公所受四制後

按江程氏世德集原受封謚制書凡十逸其四蓋存者此二制與文憲公夫人二制也封曾祖父母祖父母四制敏政得于富溪程氏譜中錄貽江族人用補家乘之闕

書先縣尉公所受至元勅牒後

按宋德祐丙子徽州招討使李銓節制徽州軍馬王積翁以徽州降元以元招降榜文發休寧曉諭副都統李世達不肯署降與銓之子漢英

率所部迎戰時謫官朱穎達權知縣事由是休寧義士亦各起兵應世
達六月元萬戶李木魯敬以兵破昱嶺關下徽州世達衆寡不敵道休
寧西走行在元軍下令屠徽州歙休二縣歙人鄭安休寧人趙象元程
隆各捐家貲冒白刃往說之乃止於是立龍友朱穎達等率衆迎拜入
城榜下休寧其按甲不下者分遣收捕上功行省以宋故官陳宜孫為
休寧知縣象元為縣丞隆為縣尉安為歙縣知縣龍友穎達權同知徽
州事隆未幾卒行省又以姚鳴鳳為主簿張王為縣尉徽州始靖考海
陽諸志得此失彼今以諸書及家傳之類參訂撮其要于此以補郡乘
之闕云

書洪武欽定康郎山功臣廟位次後

按康郎山功臣廟正殿所祀者十二人先祖位第七考甲辰年
詔褒贈諸死事者先祖得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追封安定伯當時亦
詔南昌守臣上諸死事者 賜廟食先祖位第六得贈定遠大將軍輕

中郎尉追封安定侯蓋兩不相知也後有言祀典重複者 詔除去南
昌位次止存其祀于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祀功臣于雞鳴山以梁國
公趙德勝等百九十三人附食元祖與焉時有建議諸在外廟食者宜
如魏邱於是丁普郎等俱進爵 賜謚先祖亦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封安定侯謚忠愍誥命祝文皆已進
御會執政之臣連獲重辟 詔華中書省升六部省中文書皆報罷褒
功之典未及頒行蓋有司不能決白上請故也朱學士一齋第三集備
書其事近始見之因記往時在京師於武靖侯趙公家見其先祖梁國
公碑文尚書陶凱所撰其題銜用洪武十一年者後於
皇明文纂中見梁國碑文乃司業宋濂所撰其題銜則用甲辰年者當
時頗以為疑以今先祖碑文觀之蓋當時褒典雖下而未及頒於廟中
也故今南昌及康郎山功臣廟自趙德勝丁普郎以下皆仍用甲辰年
官爵竊觀後人致疑於異同之故謹詳著之碑文見乙集第十七卷

書先高祖高戶忠愍侯碑銘後

右先高祖碑文據家藏錄本鈔梓近始得一齋第三集乃知家藏者初本集中所載者定本也命工易之其詳見甲集第六卷康郎山功臣位次條下

書程氏貽範集目錄後

貽範集之鈔梓也其功力之費始于予而協成于諸房諸房以近計之在歙者四曰槐塘仙源岑山渡長翰山在婺源者十三曰龍首山鳳嶺高安長徑金竹環溪沙陽彰睦香田香山周溪城東溪源在祁門者四曰善和寓巖柏溪程村在績溪者四曰程里坊市仁里小谷在林寧者七曰汧川塘尾率口山斗臨溪富溪及陪郭也以遠計之在開化者一曰玉田在浮梁者二曰景德鎮程山在德興者四曰鳳凰瀘口南溪新建在貴溪者一曰程源在樂平者四曰梅巖石城河衝小彰睦也河南建昌及樂平杭橋三房子孫通譜遠不克至湖州吳門二房子孫有無

不可知開化龍山北源休寧會里及黟南山四房子孫失傳婺源龍坂清源二房子孫世次未詳然其先德則有不可偏廢者今併刻之嗚呼於已之上世而思所以暴之者仁也於已之旁親而不忍其泯焉者恕也惟仁與恕皆道之大端而吾宗兩得之是不可不書以垂法于後來者鄙樸之文理不當則先達著述之左諸房難之曰文有繫祠宇之廢興具履歷之首末謹諱日之書詳世系之錄者亦惟取其備故實俟參攷耳初何計其辭之工拙於於是勢不能盡刪而為獻嘲騰笑之資則有所不免矣敏政再書

題先襄毅公與曾叔祖允溪府君手書後

右先少保襄毅公手書一卷自正統四年起至成化十年止皆與先曾叔祖允溪府君及其諸子者也初先曾祖尚書公洪武中坐累謫河間先公遂起河間諸生登第入仕故書中自入學以至致政每有事輒報之骨肉之情動縷如此不以南北之隔憂患之嬰而或間也先世田廬

遭難悉毀書中每以未卜居為恨厥後四十年先公挈家渡江盡復生業尤溪府君久已下世而先公謝兵南歸未幾亦不可作矣尤溪府君長孫俊實藏此卷間出以示敏政蓋讀之未終泫然流涕不能自已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文丞相真蹟後

予嘗與編宋元綱目考元勅修宋史稱陸公秀夫為左丞相文公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公陸君實得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久之鄧先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止僉書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悉改舊史之誤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為相已久憚于驟更惟彭又憲公與予意合遂奏御而梓行之予又考洪武三年正祀典詔謂忠臣烈士豈可復臣異代凡異代所加贈謚宜米罷去止稱當時官爵唯孔子為帝王

師封謚如舊此

高皇帝萬世之獨見也景泰間必有為文公請謚者禮官弗察上請謚以忠烈既非文公本心又悖

高帝詔旨知尊之而不知所以尊之蓋嘗直憾焉近過武林得命亞參安成張君公實獲觀文公真蹟景仰之餘輒附此說或可備後來修史議禮者不審之一戒云若文公忠義大節及翰墨之妙方伯延平劉君南安守華亭張君言之已詳茲不復贅

予修宋元綱目因參考史傳得合州守張珏首末重其謀國之忠死國之義實與文公相先後者恨舊史書法多晦而珏之心事不盡白也因數大書其名于綱詳其事於目自謂可補前史之闕而不知公實為珏後也撫卷之際為之惘然

題元李雪菴大字後

雪菴俗姓李名溥光以善書選授昭文館大學士溥光通儒書能古文

詞大書視小字尤勝實有可傳者不繫其官也故凡有所書及著作皆不繫銜其所見亦過人矣彼負藝不精及非所當藝而業之以躐等倖進者又此衲之罪人也

題唐賀鑑孝經真帖後

五羊鍾君百福藏賀鑑孝經帖或以為真或以為贗卒無所鑒定而况予最劣書者執忠賢之祠過者必肅豈獨以其繪塑工拙而已世所重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故於此帖亦云

題蘇東坡率子廉傳真蹟後

蘇文忠公謫嶺南最久故遺墨流落嶺南至今若五羊鍾君百福所藏此帖是已率子廉得作於未謫之前豈嘗書之以示人乎陸宣公在貶所集醫方朱文公隸黨籍注參同契蓋古賢人君子不以世故嬰心而有脫從全歸之意如此

題雪梅畫冊

觀人者於其所好而得其所惡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其人好清則其所惡者必濁其人好雅則其所惡者必俗蓋推此以往而人無遁情者焉吳君孟瑄方賈于浙之西又賈于齊之東日不暇給而以雪梅自號大理卿仁和夏公以詞翰名東南特為隸古作雪梅二字孟瑄珍之託善繪者為雪梅之圖又得諸名畫山水人物花鳥之類附之為一冊其所好如此予竊惑之以為天下之至清且雅者蓋莫如雪梅故自昔非幽貞絕俗之士鮮克好之蓋在唐有詩人孟浩然在宋有處士林和靖兩人者之外未之有聞其好之難如此今孟瑄方日走乎舟車坐乎市肆以為懋遷幹蠱之計則凡其服飾之華也燕飲之盛也子女聲樂之繁且麗也孰曰不宜顧乃愴然有所羨乎其彼而漠然無所為乎其此且託情于書史毫素之間將役其心于澹然無營之地而不可得也則其所好誠有賢乎人者哉雖然使孟瑄而服儒之服以日從事乎詩書禮樂之場則其所好又有大者焉所好既大則其所惡亦大其賢乎人

益遠矣。吾邑巨家子性格清雅可與之談亦能繪事而不欲以自名也。

書相建分詠詩後

國子司業費君廷言嘗賜告展墓還鎮江館閣諸公及相知者分鎮江形勝為四十題賦詩贈別時予方抱憂而南不及與比來京師廷言將取以刻梓謂予亦相知者不可無一言予蓋嘗往來鎮江登金山酌中瀟窮遠目于江山雲物之表攬諸形勝而盡得之所恨不能宣諸口耳諸公能賦蓋得我之所欲言而不能者然其間亦有足跡未始窺江而所賦踰于所見則人之才否與江山之幸不幸固相求而不相值哉或曰廷言世家此邦以文翰妙天下其厭飫山水而增重之必倍蓰往來者乃猶拳于諸公之言何也夫以爭售為可耻而付擅場于退託古君子之心也是集之行把玩之際江山滿前應接不暇則凡意之所適取足而已又何必已出之為快哉此廷言之志也

題分寧遠溪程氏譜後

右分寧遠溪程氏譜一卷譜稱出忠壯公次子駙馬文禎之後唐季自歙徙歷南北宋繼有編述而此本則元至正初所刻國朝永樂中所續者其裔孫爵間以事來京師奉質于予究心譜學最久會者最多嘗得可續者四十四房為統宗譜二十卷大抵皆忠壯長子威悼侯文季之後所居不出新安大邑及饒信衢睦數百里之間而分寧地稍遠故不克會也考諸譜並稱忠壯公二十二子獨威悼侯有傳竊疑之而未敢決故嘗為譜辨三十七條以俟後之君子跡今觀之則文禎之後固自有入而又竊疑其餘二十人者或真有後而失傳遂不見于譜歟或遠徙而予之孤陋不能四出以盡其說歟皆不可知矣譜載忠壯公行實頗殘缺予為補完且書其後俾什襲而藏焉他日有大賢者出而為敬宗合族之舉執此以往可也予觀譜中諱以臨者宋季老儒自號雲莊山人所著有周易解刪後正音飄九小錄擬古集及東魯漢東荆

南浙閩諸集惜其不傳于世而意其詞義所指必有大過人者後會之際或傳其一二以為晚宗末學見聞之助又非幸歟

題雪樓遺墨後

右元翰林承旨雪樓先生程文憲公遺墨一卷蓋送其故人笠峰陳教諭赴舒州詩也詩在集中稍有點竄然非大義所繫公五世孫故太常少卿景伊購而藏之景伊之子楷來京師間出示走請識一言走觀元之君其賢者蓋莫如世祖然猶徇其國俗內戎而外華抑儒而尚吏重北而輕南雖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之言然後漢人獲齒蒙古儒者獲與吏偕進既又得文憲公而用之然後南人獲齒漢人典章文物煥然一新而元之俗不純于戎狄治不專于吏胥蓋文正文獻兩公之力見于史者可考也若文獻公詞翰之妙則其功行論建之緒餘耳然在當時片紙寸墨人已知愛重之而况後世哉况其為子孫者哉是可寶已公之先居新安篁墩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忠壯十世生唐歙州都

知兵馬使灑別居休寧汭口都使長子仲繁九世生巽其一子自成傳三世生宋端明殿學士珙其一子緒再遷閔口傳五世生司徒孝肅公翔卿始居建昌是生文憲公文憲四世生珉則景伊之考也都使幼子南節居休寧陪郭十二世生元江浙儒學提舉榮秀實伊川先生七世孫之來繼者蓋伊川之後從渡江而南居池州與陪郭之程有宗好焉提舉三世生萬戶安定忠愍侯國勝忠愍三世是為尚書少保襄毅公走之考也景伊距忠壯三十五世走距忠壯三十三世然文憲實以弟嗣兄則走於景伊相先僅一世耳其昭穆蓋燦然也汭口宗人與景伊世父翰林侍書南雲公嘗通書合譜手跡具存走又嘗至閔口尋文憲公之故宅往來喬林翠阜之間但聞溪流有聲而百年遺老多已漸盡不可復識矣乃今獲覩公之真蹟恍然如奉顏色聆警效于數百載上亦何所幸快于斯因竊論公之大凡而詳著其世如此俾觀者有考焉

書儀禮逸經後

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有板刻在太學事見

國朝楊文貞公集中而文貞別有三禮考注跋語稱文正公之書為其鄉人晏壁所竊又私加刪改走當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文貞之子尚寶公叔簡亦稱其家藏本多散軼今少司寇何公廷秀博洽好古間嘗語之因各加搜訪凡十數年竟無所得會友人羅太史應魁重校三禮考註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駁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訂也成化癸卯春自新安起復北上始得于吳貢士楊君謙之家間以語司業費君廷言：謂理故書板嘗得零星者數種於瓦礫土苴之間蓋所謂逸經者在焉而亡其半矣因以君謙原本相付將刊足之嗚呼葩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無徵幸大儒君子者出每拳：于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者如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廷言方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也哉

題四明鮑原禮畫卷後

右四明鮑原禮山水人物花鳥一卷：有國子博士臨安錢宰伯均之序都憲慈溪張楷式之：詩族伯都憲冰月先生以貽其子存者也原禮無所見而伯均在國初與宋景濂諸公俱以文顯式之在近時亦以詩顯要之皆不可得者宜先生以授存便珍藏之又自為說以示脩省之助而不徒為玩好之娛也存後更名鏞生三子曰璋歷官新安衛指揮同知曰珪曰珍皆知好學承其緒間來京師輒攜以自隨而予獲觀焉

書米元章墓表後

右米元章墓表予家待制公所作見北山集刊本元章襄陽人而寓鎮江嘗作海嶽菴于北固山下蓋今蕪廢久矣郡人戶部員外郎趙君夢麟有滄江別墅在菴墓之西間因耕者得元章自寫小像石刻于土中寶而度之知予藏有此表又請副刻之而傳焉趙君清才曠識以詞翰

妙一時殆思與米老相後先者其可尚也彼世之人與前賢祠墓接吟
必思巧泯其跡以虞防已而又望其愛重表章之若此哉是可以觀人
矣

題歛陸氏先祠記後

陸君彥功世以醫鳴徽歛間而又篤于祖烈觀此記可見矣古稱醫為
仁術仁之施必由親始若彥功者豈非難哉今彥功被

召至京師醫名日著蓋有進用之漸矣力以母服辭仁不遺親益難予
因託人為錄此記而歸之彥功服闋北上將供奉尚方大著醫國之
功使仁術所施者益廣則所以發先世之幽光者不遠乎彥功六世
祖夢發文丞相同榜進士官至太府丞有曉窻集予未之見也方虛谷
先生亟稱之彥功當寫一本見寄予方輯新安文獻志仁賢之言豈可
少哉

書葉文莊公手書後

右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寄其母夫人及其弟與謙書共七通與謙
來京師間以示走值與謙將東裝南歸走有卜築之勞疾讀一過不覺
慨然思前輩之不可作而與謙之知所寶也走每見世之好脩者知勉
於衆中而畧於家庭之間異乎文正公無不可對人言者蓋於此可以
觀人若文莊七書吐真情於家常語中無非孝友之發及謹身保族之
要殆幾於文正之所為者且真可敬也哉

書朱子鄉約後

鄉約一卷出于程門高第藍田呂氏成于文公朱子蓋酌古今之宜而
加損益使人易行且可久也古君子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然推行
之必自近始一鄉者一國之準也崇禮讓黜澆薄以漸復隆古之治寔
此乎昉之顧後世言政者忽焉而有志于正學者所深慨也吾宗姪節
之以明經第進士擢工部主事分司濟寧公暇取鄉約手校而刻之擴
先正立教之功以為 朝家興道善俗之助其志遠矣彼謹簿書以為

政集詞章以為學而猶偃然以儒吏自名亦盍反其本哉

書餘杭教諭羅先生墓銘後

右餘杭教諭介毅羅先生墓誌銘一通其鄉選刑部侍郎曾公輩之所撰也走託交先生從子洗馬璟暨先生之子教授璧因得而讀之為之向仰不能已蓋先生為學務躬行厭浮藻其居官安職分耻奔競故門人私以介毅為之謚而誌以為稱情者也走竊聞泰和羅氏孝友之行清白之操積非一日而先生數竒諧寡仕不大亨教授君亦獨抱其遺經繼跡橫舍天之於善人吉士將不憇然於斯乎然先生有孫二十人群起林立意將有大發其後而昭先生之令聞于無窮者魯公之銘於是為可傳矣

題吳慶子原博所藏放翁帖後

放翁此詩甚流麗字亦活動可愛觀詩後所自題蓋亦自負矣原博同寅實藏此卷每齋居必與至相與把玩久之而未暇考翁之出處也一

日檢宋史得翁兩事云高宗時有中貴入市珍玩以進者翁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悉屏而不御小臣乃不体聖意私買珍玩以虧損聖德乞嚴禁絕又應詔言頃者有以師傅而領三衙有以太尉而領閣門瀆亂名器乞加訂正翁所建如此而宋史浩以善詞章薦之豈知翁者哉

敬題先公薦朱揮使奏草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手書二十二字蓋薦今河間衛揮使朱君玘之奏草也走得之于先公亂藁中以畀朱君。寶重之因裝潢成卷請志其顛末記成化初有 詔命大臣舉將才為著令而先公首以朱君薦不果用會先公出督川貴之師既又贊留務于南京柄事者或憾先公以及朱君故朱君亦偃蹇不得意然才器則益老且健矣

上即位之明年屏奸回進忠良百度一新尤注意將帥之選於是朱君始用 廷議出守山東沂州特降 璽書寵其行而先公亦於是不負

為知人矣朱君起武臣子能刮去豪侈之習究心武業其騎射嘗試京營第一平居讀書史務知其大義而又樂聞善言友端士以自輔操行廉介宅心忠醇蓋雖號儒生者或媿之也巡按御史以河間武臣多翫法前後請還君蒞衛事及薦君督戍兵城守巡撫大同都御史亦聞君智勇請授偏裨之節禦北邊蓋朱君有成稱于一時如此先君實先倡舉之今手書具存君已進用而先公不幸捐館十年矣捧誦再三血涕俱霑蓋不能執筆而朱君將 陛辭就鎮矣竊聞古仁人志士必有知己之報而報之又非有所私云爾分閫一方竭其智力以無負主上之託益堅其晚節之守功成位隆與古之名將相頡頏使人稱之曰此襄毅公所薦士則所以報知己者至矣而先公亦將慰于九原豈不偉然列丈夫之所為哉幸朱君勉之無怠則他日得以功名附書于太史氏者此固其張本也

題蘄水程氏所藏南宋錄用伊川先生子孫誥後

予嘗見黃州志載程居為伊川先生之孫當宋南渡自洛徙黃之蘄水莫得其詳以問黃人亦莫有知者曾潘玉汝以進士出知蘄水託往廉之玉汝書來謂居之後實在境中其族有名嶽者嘗中鄉舉與書俱來相見之際出示宋勅牒一通乃居授將仕郎漢陽軍漢陽縣主簿者考其時在咸淳二年十二月牒稱居籍隆興府武寧縣且審其為伊川明道正派嫡孫即非詐冒其言如此然予考程氏世譜伊川先生子孫悉從南渡居池州再遷新安其世次出處及當時錄用恩典告勅文移具存蓋未有籍武寧者獨譜稱明道之後不知所在宋時嘗取伊川子孫繼之故予竊疑武寧之族為明道之後勅牒所謂伊川明道者伊川本其地明道本其祖也否則不應書伊川于明道之上豈伊川之後從高宗渡江居池州明道之後從隆祐太后渡江居隆興兵革之餘兩不相聞朝家錄用又不深考以合其族使聖賢之裔播遷流落于江之東西若燕秦楚越然當時之政亦可知矣嶽上泝居凡六世能讀兩夫子之

遺書以選授同知潁州振其家而增光于先世之寶翰者蓋當助於此予家新安於兩夫子之族最近實伊川末裔轉繼陪郭房者故於嶽甚親且特論其世而書其勅牒之尾固水木本原之情不能自己者哉

題仇司訓東之所藏雪菴帖後

廣陽趙參議伯顯天順中嘗見此帖于何懷中書家後有雪菴題名印識然東之故藏此帖非新購者意當時所書非獨一本也觀者疑為山谷筆則不類遠甚蓋山谷勁而熟風骨峻整雪菴勁而生廉稜太露然皆名筆也予素不學書但以跡推之如此能書者賞鑒當別有妙處予不足知之

書月河梵死記後

予記此二十三年矣深師及其徒得清者俱已物故而苑之池亭亦多蕪廢每過為之感慨不能已然廢興相尋勢之所必至因錄此以貽深師之孫俾藏焉安知無好事者按此記而復之使人得臨觀之美于

白煙涼草之外者乎

題趙子昂與天台楊處士書後

急于投人緩于報德蓋世之通病而况下家國之難得所依庇者哉宜趙魏公於天台楊處士叔和有倦不已之意如此魏公於是可謂忠厚人矣處士四世孫商霖起進士歷闈廣僉憲以文行知名于今實藏此帖吾又意處士平生不特庇魏公一事而積學累行固有以貽其後之人而勿替也哉是可寶已予見魏公書直行多俊逸流宕獨此卷典重不苟豈以處士為前輩人故歟抑考此書公年六十有五雖無復少時臨池之興然猶自謹乃爾則視世之未老而偃然自肆以加諸人者不又異乎若公出處則先正固有定品有不媿乎予言者矣

題先襄毅公袁范主事詩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手書一律哀故南京駕部主事鄞范君時澤之作也成化初先公受詔替留務于南京官屬中獨才范君愛賢之方

取以自輔而范君不父以公務北卒于道先公為之驚惜賦此哀之且屬同官和之將成卷而昇其家而范君子桂尚幼獨收先生手藁以行故名銜亦未之具蓋非出于告哀而應之者也桂既長力學思亢其宗間來京師出以相示則范君之卒十有七年先公之卒亦九年矣惟中世以來長屬之間或扞于官之相懸或難于行之可折其相顧漠如也而欲求以濟公家之務不得則上急其下二倍其上或致于債事弗悔豈不交失其道哉跡先公之詩豈特可以占其人之賢一時長屬相與之情相恤之義所以先公家而畧勢分者可以既見矣先公以剛直聞天下慎許可獨倦二于范君意其謀議設施之間有大相契者惜予僅一識面而不及叩其詳之為歉也奉瞻遺墨不勝泫然輒題其後

敬題先祖尚書府君遺像

公以子太子少保襄毅公

恩蒙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而襄毅公亦捐館久矣於是眇孫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謹重摹此本錄呂文懿公舊贊於上而寶藏之

題周院判原已送行詩卷

判南京太醫院事周君原已吳人世以醫名吳中矣君益精其業旁通諸經史工為詩號儒生者或弗逮也以薦起得供御適士方雲集競進之辰而君獨退然以親老請分院南京以便養蓋士之號廉靜者莫不為君惜而有愛莫助之二憂今茲上其三載之績于朝適

天子初政獲奏最凡一時取光榮以自翊者多已銷熄而君端然如鶴之出群其居也休二其去也于二蓋士之號廉靜者又莫不為君慶而自有振得朋之喜然則君之所存所立殆真有過人者豈獨其醫之可稱與其詩之可錄也哉於是行有日矣刑科左給事中陳君玉汝於君為同鄉且厚善析杜少陵詩兩句為韻坐友人賦詩以餞而予為之引俾讀者知詩意之所在非獨投君之所好而已

書近作後

予素不工詩亦不好藁至下書札尤非所工者進士楊君溫甫數辱過
旅中索舊作束裝之際漫無以應命童子檢弊篋得前數詩呵凍書之
溫甫蓋過聽謂予詞翰可觀也

瘦竹卷跋

吳郡陸君宗仁宦居京師玉河之東種竹于庭以瘦竹自名士夫間多
賦詠其事者君亦有請于予予觀古人若沈約之病賈島之詩鍾繇之
字皆以瘦名世而物之瘦者莫踰於竹長身而堅貞虚心而勁清論者
蓋以比君子然則瘦固君子歟君之身瘦而長時出其詩瘦而清見其
字于篆籍圖史瘦而勁宜士夫之有取于斯而賦詠以畀之也然則飽
冰霜飭清風有與可之態有贊寧之癖異日殆將有不肥之肥而世之
肉食者求分其半席將不可得矣惜予放歸江南不及叩琅玕之節掃
新籜之粉操管城子為君賦之

書率東程氏譜後

右率東程氏譜一帙起自可知之祖曰顯公刻梓在正統丁巳顯公裔
孫曰貴者成化初至京師奉以示予因留予所蓋七八年矣予嘗會諸
族作統宗譜見富溪元朝會譜云忠壯十六世孫杭公次子林生摠本
摠本生廣超生念四遷草市即顯公子孫多葬富登正可補率東之
闕予又見榆村程氏譜以為出於忠壯五世孫綸考富溪元朝會譜亦
云杭公長子溢四世孫與貴遷黃泥又三世曰七公遷榆村七公四世
孫應辰應午之孫淘金副使景祥再世生國輔與率東顯公九世
孫國英皆國初名人且富溪元朝所會之譜生卒及娶某氏葬某處兄
弟若干人班班可考疑有可徵所恨兵燹之後回祿之餘為子孫者不
能旁搜遠訪以求真是之端乃遽刊梓成書並失之矣暨予會統宗譜
而兩族莫有至者故卒無以考定之也予將北上理所借諸家書得此
譜因附著所見而歸之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題跋

書瓊其堂於其後

禮部尚書瓊山丘公以學識才氣聞天下。之人當公意者指不多屈然獨心進予為可語蓋茫然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公每謂作文必主于經為學必見于用考古必證于今鄙意適然遂為知己故公有制作必示予。得縱觀焉如所謂大學衍義補者已經進。御他如世史正綱朱子學的之類率皆有關于世教人心不可少者至于詩文總若干萬言雖間出于應酬之作然一不未合于時好直趨秦漢上薄騷雅故竊評其文如大江長河一瀉千里雖折而為三播而為九顧其原必自岷山星海扼底柱東瞿唐以為奇而後沛然東向莫之禦也其詩如仙翁劍客隨口所出皆足驚人雖或兼雅俗備正變體裁不一然諦觀而微諷之氣橫流觸天籟自鳴格律精嚴亦不失人間矩度蓋予惜評

如此惜予孤陋方以妄庸見序于有道之世去公益遠將不復聞公之
教而尤獲覩公制作之富得我師焉顧其病散淪落之餘才力不足自
振然以其所得於公者或綴以為文或聲之為詩亦足以夸野僧庸
駿而與技唱樵歌者長于寒間無人之境獨非幸哉因書公所謂
吟藁者以識別亦以見予之負公所知云爾

榮感堂詩後

工部署自外郎平陽東君文德以

尊號恩得贈其考柘翁為工部主事母方為妾人繼母黃為太安人

綸命既頒存歿有耀君於是樂

上之賜而感其二親之不及身身也敬以榮感名其堂士夫間多詠歌

其事者間以示予為之嘉嘆曰懿哉奉

上之賜而以為榮者臣道也念其親之不逮榮養而以為感者子道也

君於是乎能不忘孝忠者矣君以進士發身分司河上甚有所建立遺

規至今其平日急官務甚于殖產榮利者而其心又未始一日不在問
學予亟重之以為不可及然則後今之建立所以為報

上顯親之地將不有大焉者乎惜予得放歸江南不及登君之堂和諸

君子之詩為侈其事以傳而特題其卷末如此

敬書先襄毅公賀馬恭襄公得子詩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天順間巡撫遼東時聞鄉先達馬恭襄公得男
賦此寄賀今三十年矣走南歸道出滄州會恭襄嗣子鄉進士良弼即
詩所致賀者然詩已亡失因檢家集重書畀之以見世講之好追誦手
筆不勝泫然

書釣臺集後

子家新安往來釣臺下必登眺裴東瞻禮或時誦壁間詩版廡下文刻
追慕先生之高風而談者猶以紀載弗完為憾然先生豈以是為加損
哉近過嚴州始得觀同守鄺君時用所刻釣臺集十卷則誠完矣然猶

若有遺闕者提學憲副鄭君廷綱太守李君叔恢託予訂之因增入新舊記文銘贊詩辭六十餘篇而識其後曰凡頌先生者言人殊竊意其有未究先生之心者夫士生百世下尚論古人亦徒據史家所記云爾爾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孰不顯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之頃謂帝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至洛陽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之腹而共偃臥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此何為者雖不忘于同舍燕昵之樂而無屈已下賢之誠宜先生臥不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方委政侯霸之家世素以宦者進又顯仕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罪乃共為戲謔若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蓋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

又未幾而封泰山奏祥瑞頒圖讖于天下然則先生與帝所同學者何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陋矣史謂光武通尚書且有謹厚之譽其所為若是何也蓋人嘗謹于微時驕于既貴况貴為天子而加以功成志得者哉其輕士固宜然士固有不能為其所輕者先生是也秉彛好德人心所同立懦廉頑蓋有不期然者先生則豈有意曰吾將以是起天下節義之風哉雖然先生以布衣不屈于萬乘光武始終優容之至於寤寐不忘則帝之賢又於是乎不可及已惜予舊學荒落聞見弗廣無足副三君子之心客舟匆匆亦不敢濯纓灘下以溷先生釣遊之處謹什襲歸之而獲附姓名集中既以自幸亦以自慚有不知其所云者矣

書古穰續集後

先師文達公古穰集三十卷走所編者粹行已久公子尚寶卿士欽及

其弟錦衣千戶士敬菴其家之所藏與得之四方者復昇走詮次為續集以傳敬諾之而未暇也適者蒙 恩納祿屏居山中始克定著為二十卷如右嗚呼公之歿今二十餘年天下之人猶頌其盛烈思起之于九京而不可得則公所為不朽者豈直文而已哉士欽昆弟名位日升知先訓之為重相與謹之不遺餘力蓋君子之澤益衍益長如此為善者可以勸矣獨以走之不肖行毀業荒不能副公之教而謬當編次校讐之責恒思議者不足尚累師門每作復止然士欽之託甚堅不可以弗盡也謹什襲歸之而竊識其後

書朱陸二先生所論無極書後以下並

按以上七書幾數千言二先生所以論無極者援引摛發纖悉畢具後學不容復置喙矣然陸子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朱子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於此實見太極之

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竊觀二先生之言無易此兩端然猶反復不已者尹氏所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是正中庸辨之弗明弗措之義豈若後世口耳之學隨人立說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焉以應人者哉抑此皆二先生早歲之事考兩家之書陸子他日不復論無極而朱子註大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故曰無極而太極實陸子語意豈非二先生晚年有合而然與

書朱陸二先生鷺湖倡和詩後

按此三詩二陸與朱子會講于鷺湖所作考其時所論皆不合而罷蓋二陸早年於尊德性為重故其詩有支離之說疑朱子為訓詁朱子早年於道問學為重故其詩有無言之說疑二陸為禪會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勝而宗考亭者尤不能平惠其以支離見斥也然朱子晚年深自悔其支離之失凡七見于書劄之間蓋不獨

以咎已又以之警人而陸子亦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莫東萊之文以是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雖大賢近聖之資亦必盈科而後進者如此或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已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為已者不可不深考也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畧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為務而獨切以空言為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為空言者哉其說可謂大不審矣此所以來議者之紛乎陸子之說畧附一二以見其早年所以為不同者之甚焉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卷之二

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禪學且嘆其深誤後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山之書性以異端為憂其於儒釋之辨亦嚴蓋朱子直以其

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其為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譏其為葛藤末說不知繁絳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于早生氣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為定論也

書陸子與朱子及陶潛仲鄭溥之三書

按朱子有言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今以陸子此三書觀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同而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特真有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後世操上入之心執一己之見至於交惡而不可解者哉宜其德盛仁熟而驩然合并于晚歲也

書朱子答劉季章書

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蓋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為憂欲其以尊德性為先以收放心為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又欲其趁此光陰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朱子晚歲乃深

有取于陸說今摘附于後

書朱子與黃直卿書

按陸子之書最尊顏子曾子以為曾子傳子思：傳孟子外此不可
以言道絕不見有推尊琴張曾皙牧皮之說豈門人流言朱子一時
聽之而以為實然者邪

書陸子與李省幹張輔之書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曾宅之及此四書皆巫稱夫子之歿其傳在曾子
謂曾子得之以曾子貢夫之以達且深有感于空言多識務外徇人之
弊今考朱子經曾子三省章用尹謝二氏之說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
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
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然則守約固
疑於捷徑專用心於內固疑於近禪而象山之學不能免於世之疑矣
但曾子三省忠信所以尊德性傳習所以道問學而朱子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學者宜有味於斯言

書朱子答劉公度書

按朱子此書深斥荆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
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安肆指議無
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
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而又率本諸司馬溫公及明道
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畧附註諸說以見其語意所從來亦後學考求探
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荆公鄉人其
詞婉殆各有攸當而朱子拔本塞原之論尤不可少也

書陸子記荆公祠畧

按文公語錄門人吳琮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
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姿亦有拘強處觀此語
則又與答劉公度書不同語錄雖未足盡據然亦不應抵牾若是學者
詳之

書朱子答張敬夫書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流于異學然朱子他日又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豈別有見邪抑大賢之造請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書朱子與陸子靜書

按陸子輪對五劄首言版圖未復讐耻未雪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次言漢唐之治因陋就簡願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幸夫下次言人主莫難于知人之明不宜信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次言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可馴致者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願為之以漸而不可驟次言人主不宜親細事致叢脞之失皆不見所謂禪者然析理之精擇言之審百代之下孰有加于紫陽夫子者哉

殆必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學者諦玩而自得之可也

書朱子答呂伯恭書

按東萊先生居父之喪文公遣子從學而象山有書與東萊其言居憂講授之非禮此亦二先生相異之一然於此亦覺於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意

書朱子與林擇之書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存人都不得力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朱子自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

書張南軒先生與陸子書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為學之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殆聞其平日各自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為之中處邪今錄以相次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磨講肄學者得有

所觀感而為之法守也

書朱子白鹿洞書堂講義跋

按朱子於此始亟稱象山之言蓋發明懇到者道問學之效反身深察者尊德性之功學者所當究心也

書朱子祭陸子壽陸子祭呂伯恭文

按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復會于南康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為文以奠復齋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計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

書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為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悞而遂至于棄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教學者倦以本末先後為說其

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躐等陵節之弊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書朱子答項平父書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偏心自用務強辨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惕然而懼愾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杻鑿之嫌書附于左

又按草廬吳氏為國子司業請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當時議者以草廬為陸學而見擯焉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書朱子答陳履中書

按朱子書在前兩卷者曰子靜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且勸學者要得身心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即是觀之則道問

學固必以尊德性為本而陸學之非禪也明矣

書朱子答呂子約何叔京書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則渺茫恐無下手處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書曰事外無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當傳識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瑄荆公可勝既乎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苟動靜不能如一未得平穩也蓋兩先生之言不約而同者如此

書朱子答吳伯豐書

按朱子謂兩種為學之人其一徑趨簡約脫畧過高蓋指陸子之門人其一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殆謂已之門人也然陸子晚年益加窮理之功朱子晚年益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所書考之則二先生之學所

謂去短集長兼取無不善者真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

書朱子與周叔謹書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其餘文字未須着力考察蓋與陸子為一家之言而陸子之言已見前卷者不復重出間附一書以備參考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又謂豈可泊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又謂非明實理有實行之人往乾沒于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合志同者於是益驗

書朱子答陸子七書

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却始知此未免支離曰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曰

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
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悔痛艾于支離而有味于陸子之
言既以之自外又以之語人鞭策淬礪極其警惻所謂豪傑之才聖賢
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無彼我之間百世之下所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書朱子答滕德章符復仲書

按此二書皆稱象山為陸丈所以尊禮之如此前一書稱其收拾身心
有功居敬之益密者也後一書稱其所言明當窮理之益精者也朱陸
二先生於是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乎

書虞道園所跋朱陸帖

按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絕學稍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向來泛濫
真不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去之也明道嘗為新法條
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畧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而忠宣公於碑文
刪之况學識之下亦正者宜其不能釋然於此也

書鄭師山送葛之熙序及與汪真卿書

按此二條議論平正可驗學術之醇宜其能振高風于一時全大節于
叔世也

書趙東山對江右六君子策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獨謂朱子去短集長之說在陸子沒世
之後則恐未然蓋朱子劾唐仲友在淳熙九年陸子有書亟稱之而虞
道園考朱子與陸子書所謂病中絕學稍書覺得心身頗相收管及周
叔謹胡季隨二書皆在一時則兩先生殊途同歸之好當不出此數歲
間而謂陸子去世不及與朱子合并者殆未之深考也

書趙東山陸子像贊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句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
者博而費不若東山此贊之約而該也

書宛山汪氏族譜後

古人置譜所以究本合族蓋有家之不可闕者然中世以來居江北則
詆江南之有譜為彌文居江南則譏江北之無譜為苟簡皆非也江南
之族有更數十代不衰丘壘具在子孫多至數百人非譜以示之則有
漠然忘棄其先墓逆侮其尊卑之分若路人爾譜其可少哉若江北則
兵革之變相尋居人多非土著或以轉徙而來所奉之丘壘非其父則
其祖也伯叔子姓且暮相中舉且可以盡得之遠不過袒免之親夫如
是則亦何事於譜吾故曰江南之有譜非彌文江北之無譜非苟簡
也新安在萬山中兵燹少經幾多舊族程汪兩姓為尤著程祖梁將軍
忠壯公汪祖唐總管越國公源遠而未益分者蓋各譜其所自出然
其派猶或不能相通則譜誠有不可闕焉者矣休寧究山之汪出越公
第四子廣之後廣傳十三世曰知游曰知潤曰知濟遷饒居浮梁
桃溪傳八世而生宋樞密莊敏公澈其族嘗再顯矣知游居休寧萬安
傳十世曰至學號國論府君生三子曰以仁至玄孫相隱遷邑南曰以

和至玄孫金壽當元季之亂奉親寓西姻家率口程氏遷究山金壽曾孫
曰世寧以其上世遷居靡常雲仍口盛始取舊譜續之未究而卒其弟
世行歷醴陵新昌兩縣令謝政家居遂成其志間以示予俾有所是正
刻梓以頒族人予觀世行之譜以究山邑南為內紀而桃溪萬安之派
附焉登源大畷西門潛口黃坡諸汪與越公弟宣城公之派為外紀凡
祠墓所在金石所銘贈頌弔輓所得悉以類附有目有圖崇孝敬別親
疎而訂前人之得失又微寓史法其闕誠有志于究本合族以作範于
將來者矣抑非世行學之正識之遠力之勤則亦烏足以致此哉予與
率口之程同出忠壯公又於世行友善而西門大畷之汪皆世戚也故
樂覩其譜之告成且虞夫不知者以為彌文莫究夫譜不可闕之義輒
題其後如此以諗觀者云

書劉教諭所註武夷棹歌後

晦庵先生武夷棹歌詩一卷今休寧教諭南海劉君孟純述其所自得

者也晦庵先生身斯道以啓來學蓋凡有言莫非道之所寓况是詩哉
劉君可謂篤學而異於世之言詩者矣當時御史沈繼祖劾先生十罪
此詩亦在論列中蓋指其末章尾句以為不臣也噫詩之不幸若此而
劉君乃捲三百世之下味其詞思以發先生之心則人之所存其相去
何啻霄壤哉吾於是為之三嘆不能已書其後而歸之弘治庚戌春二
月祭丁日歸田學士程敏政識

題南山賞梅聯句詩後

弘治己酉冬雪寒甚梅不時花獨吾家南山一株開特盛未有知者庚
戌二月八日教諭南海劉孟純景文訓導太平黃倫汝彛自下紋溪擊
舟並載徑造花所而友人汪思恭克敬詹貴存中塾師汪尚琳廷貢先
後偕至因倒瓦盆顧園蔬對花大嚼至莫倡為聯句酌花神而告之以
為歲賞約張本賓主樂甚景文遂放舟下屯溪汝彛與思恭廷貢還
邑中存中還流塘而子獨大醉留宿南山讀騷亭明日乃併書為一通

以貽汝彛

題丑克恭駙馬所贈程國輔卷後

子觀此卷皆國初名筆何啻卞玉隋珠而乃以棄牘弊文經錄遺楮
為裝潢之具則吾鄉之儉至此可謂極矣雖然其不出於覆瓿供爆
竹而猶取以廁於几席之間則亦豈可謂不知所寶者哉

題西山真氏跋傅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第當時攻陸學者必以慈湖為首然論其所得乃
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為朱子之世適也歎

書汪廷潤贈行卷

吾友大里汪文明之倅成都也其子廷潤侍行廷潤凡良貴令君與鄉
戚繪圖賦詩餞之其歸也過休寧拜予牀下曰虛墓上將有請焉予不
能應也踰年請益堅顧予抱病甚危而苟安一切筆札皆不能辦乃口
占書之雖然古仁者必贈人以言豈徒言而已廷潤尚識此意而勗之

也哉

書二沈墨跡後

雲間二沈以詞翰得名永樂宣德間當時若三楊二王諸公皆友重之始以其才美行潔不獨其字之工而已論者謂小沈字清勁過其兄又或謂大沈字緼藉弟亦不及然皆可貴也吾鄉吳以忠客雲間購此本蓋小沈得意之筆何可多得哉

題樹萱堂卷

邑南姚天德以樹萱堂卷求予詩值予病起久不作韻語因檢樊葉得萱花行一篇書以畀之大抵樹萱之義奉慈之心使予再復言之亦不過此矣

書汪道全所書千文後

婺源汪君道全以能書名郡中凡梓行石刻多出其手如此本尤清婉可愛使進不已其將有得于吳興而上窺晉宋者與族姪孫祖瑗輩

請歎士黃文敬錢梓以公于學者間以視予一於道全有姻好有文字之雅其為人謹厚可與非直其字之工也

題友梅軒卷吳山雲詩後

右宋國史編校吳君資深友梅軒詩一卷皆真跡若吾宗老丞相吉國文清公左史竹坡呂公總管虛谷方公實一時鴻碩不可得其餘亦多幽人逸士而山雲一絕尤有警策可諷也吳氏為吾邑上山巨家編校五世為安撫文肅公曾孫以文行知名而編校五世諸孫多賢者曰宗文之子若鳳宗庇之子景亭宗懋之子景存宗綿之子景暉尤倦于世德思振之以為其族里之光文獻之裔固應爾邪其羣從多與予往還故獲觀是卷而書其後

題夜績教子圖

夏氏世居邑南以德喜著聞曰齊永仁者龍泉縣丞柳之弟少孤力學為里塾師性極孝鄉人類能道其詳此其所賦思母詩也永仁去世已

久其子思拜章以能書名邑中間持視予誦其詩味其意猶使人默然不能自已蓋所謂由衷之言雖不及識其人而論其為克孝者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夏氏子孫其尚勗之

題閔川幽居記後

右閔川幽居記鄉先生蘇景元為程君應祥作應祥之子道昭間持以示予。往年以同宗之好過閔川道昭率其弟天陽春陽富陽再陽延予其家覽觀山川之勝真有如景元所記者今忽三十年矣道昭名紫陽蓋其始生也應祥方在郡中紫陽書院而報者至故以名焉予雖不及識應祥然讀幽居之文推命名之義知其為一鄉佳士有非常流可比因題其後而歸道昭之子景昇俾珍藏焉

題孫田程氏所分統宗譜後

予既編刻程氏統宗譜完宗人之預者四十四房受譜者一房不下數十人然所居遠外不一故受譜之日每房亦有一兩人不克至者時迫

于上京其所遺本遂藏于家因之為論什襲以俟暨予南還餘十年矣計終不復至將取而播之諸宗人議此但不可以授非族者爾若出于四十四房之下而不及會者非之何嫌於是山斗房存綬言舊云迪公長子初生行仁。生諸四居孫溪當時以事不克會而遺之諸四五十七世有孫曰泰身每以自咎因取其一授之而題其尾因論觀者以見此本之所自來且論其族人宜敬奉之以毋昧其先之所自出云

書王太守卷

予南歸邑中嘗有詩與吳興太守王君。得之裝潢成卷後以寄曰願書他作以足之顧予平日詞翰類出人下其有所應酬亦往。取具而已况病散淪落之餘呻吟所得豈足以齒一時鳴盛之作辭之再三君請益堅因檢近藁書數章畀之以為觀者見笑而撫之則猶足以巧壁而覆瓿也

書程氏三節堂詩後

成化戊戌歲子省覲還 朝長翰山族姪秦相送至武林再拜言其母
訊行汪氏年二十七而寡從母洪源王氏年二十而寡從母潛口汪氏
年二十八而寡甘苦節一門聞者與感請予為聯節之詩予諾之未及
為也秦既別去而予詩克成每以不及付為憾弘治己酉歲予南歸始
以語秦將書昇之而予病久之秦弟鍾繼以為請則聞秦之不幸亦三
年矣既書昇之又畧具始末以見人事之不齊若此鍾之父曰道興從
父曰道茂娶于洪源曰道寧娶于潛口今王氏已下世而鍾母年七十
有五潛口汪氏年六十有五云

書馮憲副聯句詩後

弘治壬子六月致政憲副馮君佩之自浙西登途至新安乃十九日挾
一童肩熾暑過予休寧蓋不見者十年矣時予新以末疾謝客然獨喜
佩之來談笑竟日忘其為病人也明日約縣庠黃汝彞司訓同至南山
竹院少暢合并之懷酒半俟汝彞不至乃以佩之為聯句章成者三而

汝彞以日暮走馬涉溪來會倒尊復酌更得三章焉中世以來士之屏
居者類多匿跡不肯與伍予每過之浮雲軒晷固不足道一時毀譽昌
有公言是豈足以病己而為此局何也高情曠識若佩之者今豈多
見哉顧予久病血氣衰減筆研都廢得佩之不覺振迅而題其聯句之
首如此齊雲巖為吾鄉第一勝處佩之將拉汝彞同登予不能從其所
得篇什當別自為卷云

題李推府卷

推府高邑李公相儒以素卷來索僕書舊詩因謾錄如右因念李公以
雋材偉器取高科佐大府功名日新乃有取於漁歌牧唱之作豈所謂
饜飶乎大烹鼎鑊之後亦思得山瀆海錯以稍清其困思者歟書訖附
此并發一粲

跋陳定宇先生小學字訓註

故定宇先生陳公為吾鄉大儒號朱子世適而學不為空言凡著述要

必有補于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學字訓註亦其一焉字訓本家
齋程氏著蒙齋之先亦出新安徙德興蓋朱門高第而此編則嘗見錄
于朱子以為大爾雅者故先生芟舊註之蕪雜而加精約焉以惠來學
惜乎刻本久而刊先生族孫曰榮曰鰲並為儒學生鳩族人重刻之間
奉以相示走竊聞伊川夫子論善學者以為求言必自近又曰未有不
曉文義而見意者然則是編之行豈直幸夫鄉塾小子而已誠於是而
有得于心學之梗槩然後進讀聖賢之書將必有所悟入而不至於茫
然肆騫于口耳之末亦庶幾為不負于先生所以註釋之意哉

書施秋官行卷

秋官主事黃巖施君亨器奉命決獄江南以辛亥十二月甲子抵休
寧夜宿憲院即與黃司訓汝彛有聯句之作乙丑汝彛請予同登雲巖
值雨至陽山寺小酌有限韻之作予以病先歸君及汝彛冒雨而往興
奇且健是日宿巖上相與倡酬甚富內寅下山至于家值梅花盛開復

為聯句三章丁卯還歛過南山料理詩裝得二十餘篇天寒歲晏王事
倥傯而君厭飲山水間若不知案牘之勞非其遠識過人殊不及此惜
子疾疲之餘才力衰耗強逐後塵誠不免駑驥之笑輒題其卷端汝彛
家太平與君有姻好予在京日君亦辱過從有一日之雅故不棄如此
云

皇敬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題跋

跋真西山先生心經附註

西山先生心政二經梓行已久然嘗諦觀之心經有先生所自贊其出于手訂無可疑者若政經則雖首以經訓而附以漢晉隋唐守令之事凡先生所歷州郡榜示諭告之文亦雜附之乃自名之為經竊恐未然豈先生嘗手錄經史牧民之要備省覽而後人附會以成之欲與心經相總故邪或者以心為本政為用庶幾成一家之說此尤不然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大學章句亦以心之全體大用為言茲乃獨指心以為體豈非舛之甚邪况聖人之政必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制禮作樂修內攘外用人理財皆政之大者不一及之而規于民社之間舉措禁戒之蹟誠有不可知者故今獨取心經為附註而政經未暇及焉以為誠有得于心學則舉而措之無施不宜

其體備其用周有不俟乎他求者矣

書鄭時雍草書千文後

鄭氏居歛雙橋者多負才氣為名士充樂以詞翰相高若鄉進士時雍則亦一人焉其族人得其千文草書本請仇村黃文敬摹刻之以視予予素與時雍還往數見其文字詩篇以為清新典瞻當進未已不知其樂此也是亦可謂多能者與惜予最劣于書且病起志耗徒披閱健羨而已不能審其得意處當與何人伯仲也宜必有知而愛重者矣

題朱子所書敬齋箴後

右晦菴先生敬齋箴此予所見他本字稍大蓋先生倦後學校屢書以示人也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翻刻以傳俾題其後於藏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後學能體先生之意而有得焉則凡心畫所形無異于面授者矣

書朱子所書易繫辭後

右晦菴先生書繫辭易有太極以下百十有二字西山蔡氏刻石在常德府學字有小失真處殆翻刻本也今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復以錢梓倦手澤不忘可謂賢矣惟此段乃聖人微言經世啓蒙所從出而西山皆與討論焉固宜其得之深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學者豈可自安于凡近而不玩心于此哉

跋西門汪氏所藏名公翰墨

右名公翰墨四十八紙故西門處士汪尚古先生所藏也宋端明殿學士眉山蘇文忠公及兵部侍郎襄陽米公元暉各一紙蘇帖稱仲車先生者節孝徐公也太師徽國朱文公三紙為吏部獻靖公行狀初本予嘗見其淨藁及此皆用烏絲欄蓋先正作事雖屬草不苟如此丞相吉國程文清公一紙為奏稿嘗在槐塘見丞相家有日記數十卷已斷裂不完此殆其一也將作監簿西城呂公沆一紙為自壽詩沆右文殿修撰竹坡午之于竹坡竹史高之西城竹賈似道皆坐閒廢士論高之宋

史並有傳建德路總管虛谷方公同一紙稱呂公內機學士即西城也
元中書左丞烏古孫公幹卿二紙為楊仲弘黎芳洲詞幹卿名良楨號
約齋字流麗在于山伯機之間仲弘字伯謙浦城人芳洲名連瑞江右
人詩家巨擘也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文靖公一紙為汪用衡詩序
行款歌仄字體模糊蓋大明時所作序稱用衡五世祖叔耕亦出西門
所謂柳塘先生師朱子而友西山者也禮部尚書宣城汪文節公聘君
師山鄭公玉環谷汪公克寬禮部員外郎黟南程公文 國朝參政金
陵端公復初歙鄭公文成提舉吳門朱公德潤 太子正字四明桂公
彥良教諭會稽屠公性翰林編修金華蘇公伯衡共十紙皆與具季實
季克者季實名國英居歙鳳凰山從學環谷仕至長洲學諭季克其弟
朝英也師山環谷黟南皆吾郡碩儒而文節之先亦出婺源鱗溪一時
文章節義之盛可想見也德潤字澤民以繪事名吳中復初帖稱
令旨到府有吉安之委蓋吳元年事明年戊申改元洪武矣又成後更

名士恒字居貞既又以字行居歙長齡橋參政河南而伯衡彥良

國初文章巨公也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翰林侍講學士風林朱公升徽
州知府江右權公緯河南李公訥推官徐公遜及劉公昭父某公良柎
共六紙皆與唐仲實者仲實名桂芳號白雲故筠軒山長元之子仕為
徽州路教授父子皆以文名風林詩稱杜君者元待制清碧先生杜本
也克恭實繼衛國公鄧愈鎮徽州好賢下士而李公帖稱職守粗遺惟
慮民貧不能應承且問政于仲實甚切徐公字敏夫號靜學詞亦豪雋
可喜一時賢守貳也風林與環谷諸老相後先而際

龍飛之運為帷幄元臣斯文之窮達固有數邪昭父不知何許人嘗見

江敬弘斐然集載其與會稽唐肅輩在濠梁結詩社疑即其人也樵野

韓公廉及彥良二紙皆與婺源馬氏其稱敬齋者為馬肅醫而能詩仕

為江西醫學提舉樵野亦出婺源詩畫與字號三絕其稱則賢者肅之

子也泉州路總管鄭公滿徽州通守何公翔卿祭澤丞余公鏞及揭公

子也泉州路總管鄭公滿徽州通守何公翔卿祭澤丞余公鏞及揭公

樞鄭公試與仲實共七紙皆與呂旭者旭字德昭西城之裔號菊籬仕
為延長教諭仲實後一紙即跋此卷者禮部侍郎朱公同代書之考其
詳則知前蘇米朱程四帖本出呂氏而樞則豫章學士文安公之孫同
則風林之子也瀟本作潛字彥昭號樗菴居貞之父鏞字子韶號尚友
居休寧鳳湖而斌之名亦見朝野詩選中豈亦長齡之鄭乎小山張公
父可翰林修撰鮑公穎進士董公仲可共三紙小山四明人別號醒吟
居士以樂府名當世穎字尚聚居歙棠樾師山門生也劉公翼南一紙
為琴趣兩字翼南號拙菴仕為禮部屬蓋尚古先生博學能詩而尤善
琴故翼南書此貽之也左都督追封定邊伯沐武襄公昂一紙蓋武襄
鎮雲南嘗專書遣使迎先生將授其指訣聞之當時以疾辭亦不能往
也先生諱德字以名於先生曾祖妣太夫人為從姪先尚書少保襄毅
公正統中嘗拜之予生晚不及見也先生之孫時春嗣藏此帖每相與
摩挲撫玩不勝手澤之感而一時老成前輩盡已矣因少著其出處

之畧附卷尾俾觀者有考焉而凡名蹟之焯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悉
贅云

書所題小金山詩後

成化壬寅五月望日予嘗過岑山渡岑山在歙南十五里淞溪中水四
面環之其勢孤絕故師山先生嘗易名小金山山舊有寺曰周流以人
跡罕至移北岸寺主堅上人邀予作茶供因留一詩今十餘年矣堅已
物故而詩亦亡去堅之徒道濟託予姪和丐重書之俯仰今昔為之慨
然

書所題鄭公釣臺詩後

成化壬寅五月十二日子詣祖廟于篁墩裴迴湖上觀先世忠壯公射
蜃處放舟至富登渡思昔師山先生鄭公嘗愛富登奇石目之為釣臺
余忠宣公為篆刻厓上與客求之不獲同艤棹厓下犯激湍破蒙霧遣
人剝伐苔蝕而鄭公釣臺四字宛然遂口占七言古詩一篇今十有一



原件短缺

P5

年矣先生裔孫虬取摹本裝潢成冊請重書之以紀一時之勝江山如故歲月侵尋而學益凋落為之憮然不能自己追感舊遊題其後而歸之

書雲遊摘藁

故歙人鄭騰海在雙橋諸鄭中極好學為詩若文力追古作者惜其命不淑而早世子不及識之也其妻汪氏出故家尤賢明能慎藏遺藁以俟其子之成不幸三子皆喪獨與一小孫居節益勵間以藁付騰海之弟虬曰吾老矣是必得內翰程公一目庶吾夫之勤苦一世所得者不與草木同腐也予傷其意為詮擇百餘篇以授虬曰斯亦足以不朽于一鄉矣使天少假之年其所得者又寧止此哉騰海事親孝屢見于詩其所交率名士亦咸悼其志之無成予以是知騰海之學於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盡道若此固非特詞藻之可傳而已悲夫

書寧菴卷

其繩武之業將有在此帙之外者因取碑本相貽而并識之

題詞 陵倡和詩卷後

弘治戊申予被放還江南暇日檢所藏故舊倡和詩案多炳然如新而成化甲辰

西陵倡和之詩獨闕蓋當時惟學士青谿公一卷先完餘不及書也念謁 陵倡和莫盛此番思以書問公求錄之而不果然未始不往來于心也又三年荷牽復 恩入朝獲見公首語及之乃知禮曹有鬱攸之變是卷幸存中亦間有斷裂者憮然為整一過而示予俾題其後俯仰今昔十易寒暑矣惟公被遇

兩朝正位六卿士望日隆蓋將有太平之責若詞翰特其緒餘非所以為重輕也然使後之人讀是詩而知館閣之下亦有不取足于是如公者遊從末契與有榮焉豈直備一時故事而已哉

書尚約文集後

右尚約文集二十卷故 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泰和蕭公著而公之子昉所編也初平被放還新安昉適為和門學訓導嘗携此本過南山精舍請校刻之又未有以復也會予入

朝昉以書請之不置因校一過而嘆曰文固不可以易言然亦有不可少者六籍之文與道為一蓋淵乎邈哉其不可致也至孰讀而徐繹之則誓詰論議之詞朝野賦詠之作及史官之所記曾子之所肄者雖歷數千百載道術分裂純駁正變不可以相次然帝王之敷令出治士君子之輔世酬物惡能去此數者之目而別為一道哉譬之時世未嘗無方圓而六籍者規矩也謂物不能盡出于規矩而并廢其力之所可及者過也我朝自

高皇帝注意翰林之臣不勞以簿書俾專代言之任文治勃興作者輩出

文皇帝又開山閣慎選其人以充

列聖相承得賢益盛若公則固一人焉公宣德初舉進士高第歷

三朝為史官奉

經幄教國子司宥宣用後三十年其文多本之六籍

而力之所及者固將以宣大猷輔興學成造士鳴一代之盛至於卷冊所遺金石所刻載一時之政今述前輩之師友論四方之風俗備檢索資見聞所謂不可少者亦豈必專于文而後為足傳也哉公正統中與先尚書襄毅公及侍郎葉文莊公相還徃甚善先公參政山東時公所贈言在集中可考也矧昉之賢克以經術世其家而又倦先德若此是用書其所見以誌觀者若公之大致則尚書瓊山丘公前已序之茲不贅詩十卷亦先梓行不在集中

書論語或問

或問氣質之說一章尾闕四十三字或問見善之說一章首闕十五字蓋當時被本弗完也不知者取語錄中九思二段勦入以充或問文勢大不類今考集成及通釋中勘定如此而九思章下亦原未有或問其

妄甚矣續刊者宜補正之

題龜山先生文集鈔

龜山先生文集三十五卷不傳於世久矣館閣有本闕請閱之力不足以盡鈔也鈔其有得於心者重加彙次為十六卷如右藏于家嗚呼先生之文豈後學所敢詮擇哉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而已

書大雅堂卷後

右大雅堂詩文一卷其篆古為周伯琦其記為宋潛溪舒子貞其傳為蔡淵仲周易董宗文其詩為劉彥明程邦民周子治皆元季及

國初名流凡以為鄱陽胡氏作而今刑部員外郎韶所藏也韶六世祖振卿元至正中起鄉兵拒羣盜捍州里行省承制授鄱陽路判官不幸死于義妻趙氏孤備歷險阻卒能續其夫之祀而以節聞見于傳者可考也夫當天造草昧之秋臣二其主婦捐其夫者蓋不可縷數而烈夫白煖凡于胡氏一門宜諸君子為書其詳歌其事以補史之闕而風

世之為人臣妾者乎予竊念士不幸生亂世至於舍生取義而其間有黯然而重不幸者尤不可無白也傳稱乙未至正冬陳友諒寇饒城振卿挈家左次浮梁糾集鄉兵未果丙申九月罹歛人注童叛遇害嗚呼此所謂不可無白也童本作同吾郡婺源人亦元季起兵捍州里者歷官淮南行省左丞以忠勇聞東南為張士誠所害東山趙先生沔為立傳其載丙申九月事云同率眾二萬破鳳遊山諸砦直抵浮梁連戰皆捷將乘勝復饒城主帥忌其成功乃還以當時事勢度之蓋鄱歛兩軍倉卒之際互疑其為友諒之人而戕之不審焉甚矣其為不可贖之憾也昔段匹磾劉琨同討石勒以匡晉室琨不幸以見疑戕于匹磾亦以不屈死于勒史臣兩予之蓋亦矜其志畧其跡有不得不然者矣予故誦振卿之事而著其說如此

大明麗天海宇寧謐士女之生斯時者樂豫嬉恬各職其職以自進于良臣淑女之列而追悼昔人獨為其所難者豈非我

高廟定一之功及

列聖休養涵煦之澤而然哉予於是重有感焉負外居起進士為刑曹才譽甚美殆忠節之報食之而未盡者當於是大發之以為世勸也歟

題范太史文集鈔

太史范公淳夫文集五十九卷秘閣本嘗請閱之因手摘鈔為十七卷又取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宋史傳附其後為一卷如右公為蜀公之從孫申公之壻溫公之門人其所嚴事為康節明道所同僚為伊川東坡於經史皆有著述而論語解唐鑑獨傳學者當時號講官第一而史臣亦謂其奏議可比賈長沙陸忠州誠確論也然予觀伊川在

講筵自謂少溫潤之氣得淳夫來尤好則疑公為易親之人及觀東坡每對人戲謔屬其勿令范十三知則又疑公為難犯之士豈其稟之粹養之完而又盡一時家庭師友之盛故見於詞氣自然中御而無偏固淺陋之失也雖然則讀公之文者當識此意可也公歷官翰林學士坐

元祐黨貶死南渡後追復龍圖閣學士嘗有請以正獻為謚者今亦不見于傳云

題汪文定公集鈔

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舊有刻本今亡而秘閣本獨存嘗請閱之力不足盡鈔也手摘鈔為十二卷如右公諱應辰字聖錫其先自新安徙玉山舉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於朱子為前輩而講于朱子：極重其為人其任敷文閣待制日嘗舉朱子自代蓋其所見之高所立之卓所得之粹誠一時碩儒惜世未有知之者然誦其詩讀其書當心得其為人殆未可以言語相曉也

書湯東澗妙絕古今文選後

右宋湯東澗妙絕古今文選本最殘缺予凡得十數本皆未盡善近得吳匏菴家本校之始完然予家所藏閩本四卷吳所藏浙本無卷行款次第多不同批點論斷亦有詳畧予家本有趙東山跋語號得東澗去

取之意而吳本無之意當時未嘗入梓也

書齊雲巖記後

休寧道士徐玘元實住此山嘗為卷請于書其地之興廢予病未能也玘元每出山必候于南山書院久之念無以應乃檢弊稿得性歲遊齊雲巖記頗詳將書畀之值玘元用有司舉為道會而予亦被

召北上矣相遇京師復申其請因為書一過而題其後玘元吾邑人少從師授雷法及養生之說屢叅請而志不厭殆將有得者而予不足知之也渺塵踪之既遠望勝地而興思尋猿鶴之舊盟尚有俟于他日

書艾郎中所藏山谷真蹟後

古之妙詞翰者不拘一律性隨其興之所到為之故自有佳處非具眼者莫識也韓子為樊宗師志即似樊文與孟郊倡和便作郊語豈故爾殊邪其才力兼人觀者莫能盡其裨闔檢縱之妙爾山谷真蹟流落人間者與石本亦大小出入不能盡同也武選郎中艾君德潤以所藏

九歌真蹟見示其筆勢鄭重優裕畧無排束跳逸之態如珊瑚木難見者知其可寶惜予鄙樸素方寸書不足以語此計有具眼者因杜德幾而知衡氣幾則知山谷此本裨闔檢縱之妙為不可及也

書所題汪尹四景畫詩後

予往歲過大坂友人汪君壘請飭其家且索題此後君之子玄錫委禽于予季弟之女談者皆謂此詩若有識焉君成化中授武昌尹卒官而予姪女亦抱甥矣玄錫從予學于南山書院請重書一過因識其後

書伊川先生真蹟後

右伊川先生親筆書一紙本出程氏而淪于師山鄭氏舊矣書稱光祿丈不知為何人考范太史集止有樞密趙公瞻神道碑一篇其贈官為銀青光祿大夫豈指澹邪范又嘗誌銀青光祿大夫宣徽郭公達于忠孝實從先生遊則所謂光祿丈者又似指達也但書稱碑文郭乃誌銘為不同爾惟宋南渡以來若度正譚善心輩倦訪求先生遺墨或

僅得其門狀與斷簡亦什襲謹藏之况其手筆出于海桑之後燔燼之餘而紙墨完好炳然如新者或是可寶已師山諱玉吾郡碩儒子孫居歛西敏政過之獲拜觀焉因摹端刻之家塾敬識其後

書重訂程氏世德碑銘後

按程氏舊譜有元學士張起巖所撰程氏世德碑銘語冗意複誦者知為贗本也近得張公刻本文集此碑在焉以舊本相校布置畧同而文絕異蓋兵火之餘碑本燬失後人出於追憶而又勦他文以足之也謹訂著之以祛觀者之惑

書孝義處士閻君墓銘後

予以成化丙午銘處士之墓今年矣石尚未刻也於是處上之配孺人王氏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九日卒巖童將奉柩董川之原請予嗣書而并列之孺人諱柔生永樂己丑九月十三日壽八十有九巖童以歲乙卯得次男曰九十蓋處士孝義足以裕後而孺人福齒壽享成福若

處士之生盡養沒致哀思顯其親之心念久而不替皆可書者閻氏後人尚勸之哉

書統宗譜後

予既編刻程氏統宗譜完宗人之預者四十四房受譜者一房不下數十人然所居遠外不一故受譜之日每房亦有一兩人不克至者特迫於上京其所遺本遂藏于家因令扁鑰什襲以俟暨予一再南還二十餘年矣計終不復至將取而燔之諸宗人議此但不可以授非族者爾若出于四十四房之下而不及受者畀之何嫌於是諸房之願受者各取其一授之而題其尾用諗觀者以見此本之所自來且諗其族人宜敬奉之以毋昧其先之所自出云

書先祖妣行狀後

敏政少從學于安成先生彭文憲公時未有所知而先妣夫人棄背先公以侍郎薛公之狀求銘于先生其間世系多失書者蓋先曾祖洪武中

謫居北方家集散亡至先公始欲重訂本宗譜而槐塘孟公譜初出中間不無有異同者嘗以置憾成化庚寅先祖獲尚書贈典法當立碑神道敏政因告于先生請易墓文為碑銘先生許之為更定其世系之失書者增入子孫之新育者且命敏政書其陰以定著家乘取驗來今蓋是狀之失書者有三忠壯公之後分居南北南宗出忠壯十四世孫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澧北宗出六合令大辨三傳十三世至宋文簡公琳與兩夫子子孫從高宗南渡與休寧之族聯居護繼而狀止云公即文簡之裔其失一也忠壯十二世孫瑞生嶧三子四子粹實英秀而大辨七世孫巖仕唐為義武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安定縣開國伯其子亦名秀今狀乃以博野房系于瑞下之秀而又以巖之官爵歸之其失二也文簡公子孫一房從南渡居鄱陽在元有中書左司員外郎宣誼生江浙行樞密院都事仕而休寧舊譜澧季子南節居休寧陪郭十一世孫圍贈中書左司員外郎子榮秀

為儒學提舉實伊川七世孫之來繼者榮秀生二子長文貴次季榮又以繼伊川七世孫社號儒行處士文貴子亦名社而狀本孟公譜系鄱陽社下其失三也其失雖三其實則非有異者舉始而未竟其終見此而不致詳于彼也嗚呼以他鄉異姓論人之世又譜于譜學其失固宜而子孫不審之責則有甚焉者矣敏政竊為是懼故繁其辭而不殺以告我後人亦使聞者知世系之重當慎而不可忽云

書蕭氏祖塋詩卷後

先少保尚書襄毅公之捐館也 朝廷遣使賜葬休寧南山之原蓋十七年矣而先夫人棄背于京師官舍敏政扶柩而南道出荆門巡撫都憲熊公遣人致吊舟中且云齊河蕭訓導者極善堪輿家說請必致之以副執事哀恫何如走哭對曰幸甚蓋抵家三月而蕭君至三則敏政已獲奉襄事矣因與君行視丘隴而詢其說君撫然曰龍穴沙水悉合古法殆吉地之尤者近所未有也而或者以方位星卦責之多見其誤哉予

以是揆之心益安而重蕭君之言儒者可聽也問曰蕭君手一冊以告曰此吾先大父愈之所遺者先大父嘗以郭氏之學隸名欽天監嘗受命典葬事于秦藩而先隴在常熟之鳳山者不獲以時歸省每一念之輒流涕嗣王惻然書祖塋二字及賦詩一章貽之縉紳大夫聞者多繼聲其下願得一言將使大父之名藉以不朽也走自在苦塊不復與文事而獨念蕭君遠來又其所憐二者丘隴間事其注意固與予同也則告之曰古之人有遠適必哭于墓而後行者重其先體之所在也若子之先大父其知此乎而又得君為之後以經術致身因之以謹先塋而揚祖德非違道執議重輕之君子有是哉可嘉也告別之際書以歸之而歎之咎誠有所不可道矣

書吳氏所藏先世遺墨後

宋誥二家狀一休寧瑯斯吳氏家物也誥為吳士林之所受士林之嘉定元年進士又三年始授迪功郎歙縣主簿再加修職郎在咸淳元年誥中

列銜首相賈秋壑次相江古心也忠邪並進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况季辛蓋不十年而宋社屋矣家狀為吳騰所自叙騰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知欽州其舉主若陳司業墳李待制性傳董皆一時名臣凡八薦舉極其獎重殆清介不屈之士故歷州縣三十年猶為崇禧祠官則當時賢人君子之沉鬱下僚從可知矣吳氏後人曰孟高我從叔彥秀君之壻實藏此本間奉以相示蓋自嘉定癸亥抵今弘治丙辰二百三十年矣雖綾紙首尾少有脆落然其焚之後文獻所徵求如吳氏之能保此者鮮矣為其子孫者尚謹嗣之而又力學趾美庶無負上世之所敷遺者歟

書左朝奉郎將作監丞汪公若庸墓誌銘後

按宋紹興辛巳完顏亮大舉入寇國勢岌然當是時趙鼎貶死張浚胡銓遠謫萬俟卨湯思退之黨猶眾公亦嘗有言矣身遠位下莫由自効忠憤所激扼腕以卒殆不忍見虜之逞國之亡而以身為殉者邪嗚呼

魯連之志屈原之忠公蓋慕之而史失書故人鮮知者可慨也予讀此誌因表出之俾觀者知公之所立不獨文學而已

書新安文獻志後

初予編新安文獻志成今少宰鄆城侶公適以謫來知郡事許為刻布既而公被徵入朝不久復受詔巡撫南畿遂下今于郡置文梓以俟而繕寫未竟不及付刊也乙卯冬予以憂還里嗣歲春始復葺舊書而侶公所置文梓無恙因言于同守瀏陽彭君哲航至休寧置南山僧舍召工從事而工鉅役繁無所從出會太守山陰祁君司負至乃與彭君各捐俸金為倡且用儒學生汪祚等言求助于先賢之有後者既而侍御三山李君燁以謫來知休寧事益用作興務底于成通守南海黃君惟節郡推馬平王君經暨歙令豐城熊君信祁門令江夏韓君伯清婺源令宋城喬君恕縣令長樂高君伯齡績溪令番陽胡君漢休寧丞縉雲李君文主簿商郡侯君晟典史宣平朱君盛各以其所勸助者來相成之工以克完蓋是書之編以字計者一百二十萬有時以板計者千六百有畸非諸君子垂意斯文固不能致此而興道善俗之功實盛於斯不可泯也謹書以識凡郡邑間所樂助者悉列名其後而新安千戶于君明所捐獨多特表著之為尚義者勸云

書敬義堂後

右敬義堂三大字宋文公朱子為先世祖格齋先生所書銘一章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之所著也當時皆有石刻兵燹以來惟三大字尚存銘刻亡矣而西山集則又有錄無序編者失之也緬仰欽誦遺矩凜然敬揭于堂而錄銘章于下用自警策且以示後之人焉

書胡子知言後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覩其書而秘閣所藏亦無之恒以置恨因徧求之四方三十年不獲見弘治己酉春南歸過姑蘇遇楊君謙儀曹語及之君謙云嘗見之崑山藏書家許轉錄之久未得

也會族姪文杰有事三吳乃委之而得諸陸氏上有篠堂圖書蓋故張節之憲副所藏者其間亦多錯誤遂手校一過別取吳文肅公真文忠公二跋置目錄後凡書之見于朱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而自為一卷又取文公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為附錄一卷蓋欲使此書彙次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去取也新安千戶于侯文遠之子應見予之倦于斯也為刻梓傳焉亦可謂知學向義者矣竊觀胡子之書有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文公先生嘗誦之以警後學然則讀是編者要必以此言為準而後庶幾有所得乎

書經禮補逸後

鄉先生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皆擴前賢所未發有先學者然惟春秋胡傳纂疏綱目凡例考異盛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沒悉被一人詒去掩為己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者侍郎曾公之序爾予族孫恕保每語及之恒切憤悼思盡復其書之亡者未

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遊知予之倦于是乃首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刊補所改竄亦不過以馬為也以乎為哉之類真贗之跡瞭然甚明使其人重錄一過毀去此本則先生之故書不可釐正矣此天不墜道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彙從玄孫仁智等與恕保承圖刊布祁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來相之予因為手校且摹先生之真于編首別為附錄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乃若韓君之興教善俗與恕保之尚賢秉義又彙仁智等之守禮崇孝皆得附書為來者勸

書儀禮逸經後

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帙當時刻于國子監崇文閣

國朝宣德中尚存見楊文貞公圖書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被命讀中秘書已無其本而國監本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渴見此書與予約護訪必得為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過吳門

知楊儀曹君謙喜其書誦之云家有藏本粹彙不獲艤舟候數日得之
亟以書報何公三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
應者弘治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而縣學重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幣以
記請辭弗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
難及予之癖而凡繫禮之大者有文正公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引不
容復贅云

書家譜後

譜刻既成填諱繕寫校對之人各請一帙以承式于他姓者諸宗家難
之于曰不然譜學之廢久矣如因之而於敦崇善俗小有所益固不可
闕為一家之私書而示人以不廣也歐蘇之譜皆梓行集中豈嘗預削
之以虞後來非族者之冒續哉蔡述條貫既密且嚴冒之徒以自暴其
不韙爾具目者見之真偽了然亦不足憂也

書南京太常少卿長沙夏公傳後

白鶴山人傳一通故南京太常少卿掌尚寶事長沙夏公瑄所自述也
公太師忠靖公之子用蔭入官負問學以才畧自許當正統景泰間屢
上疏論事其大者欲靖南夷以息民力討北虜以復讐雪耻其間攻守
事宜屢數千言氣甚昌策甚奇顧世無知而用之者遂兩乞便養一引
疾改官留都未幾而卒二之前猶具疏請

上遵

祖訓教

皇儲以保成業詞極哀懇蓋不果于忘世也初公之不見用也以文翰
自放于秦楚山水間登臨懷古人莫之識侍郎王公偉獨知之故自述
以見志如此夫以唐李衛公德裕朱范忠宣公純仁皆以宰相任子入
官勲烈謀猷光昭史冊士之所立固繫其達豈人力所能致哉公之畫
策制虜與衛公畧相似而死不忘君又忠宣之志也使究其用當有可
觀乃卒老散地傳之後來雖為世追悼可也公子崇文舉進士歷官南

京通政參議來京師出此傳相視竊意忠靖公之澤當大行于斯而公之志亦將獲伸乎惜此傳作于生前事未備者參議公尚續書之庶讀者得以考終焉先少保襄毅公留守南都與公厚善倡酬之作具在也披讀再三不勝世契之感書其後而歸之

書古城山古蹟

弘治丁巳有司禁石工鑿古城水口山皆於山後取石得崖刻云兵馬先鋒程南節領軍駐此作平安寨宇畫尚完石工不知而鑿之矣其下掘出石礮數百蓋當時戰具也今山後土名寨山居人亦多程姓相傳云當時擔負行李而來意從行人也

書先公澗河莊遺囑後

先襄毅公初營此以付敏政將歸老焉其後出守南都得地于休寧南山溪上遂留居之不復北歸而澗河之莊亦荒寒矣每誦遺囑不勝泫然與時當葺理仍舊先公有靈慨想故土或神遊其間以少追不孝之

罪云

題奕書後

漢藝文志有形法六家百餘卷而郭氏奕書隋唐經籍志皆無之惟晉書郭璞傳云有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授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著洞林等書十餘萬言乃無奕書則今之所傳必九卷之一漢刑法之遺而所謂郭氏者亦殆指河東之客邪又云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燬于火疑今所傳二十篇者當出於後人追緝非完本也元草廬吳氏就其中訂證為內外各四卷然後純駁瞭然可因是以泝郭氏之舊矣故庸師安於故常又喜售星卦之說由是吳本寔微傳者益鮮吾郡謝子期氏究心是書乃取金華鄭氏所注本及卜氏雪心賦蔡氏發微劉氏囊金各為之注號地理四書新安千戶于侯明將捐金刊布屬予識之予觀東山趙氏有奕書問對一篇詞雅理正宜錄以附卷後用備一家之言且使奕親者知窮

理之為尚而不惑于異說云

書本宗譜後

右陪郭程氏本宗譜三卷首世系次小傳次附錄凡有涉于地望祠墓及訂誤垂遠之大者若通族別支已具統宗譜祖德先業已見貽範集者皆不更出也本宗譜始唐祭酒府君續于宋太師文簡公而伊川先生繼之元見山處士又繼之先尚書襄毅公亦嘗屬意而未成也顧其所以訓子孫崇孝義而敦敬睦者序引炳然至詳備矣小子何贅焉然小子之所愿于族人者一言曰學而已夫學大之為貞臣為碩儒小之為上農為良賈無所往而弗宜不學則反是可悲也矧我先世獲生遇宣聖傾蓋于途者一人沒傳宣聖之絕學侑食于庭者兩人學固程氏家法也可弗勉乎勉之則可以承先澤迪後昆而有光于斯譜不徒作矣梓刻既成敢繫此語致三復之意焉

書萬川閔節婦挽詩後

古稱婦行不踰閭而近世有為之序述贊頌至于累牘積歲請不已者豈古之道應爾邪予曰不然婦行之不踰閭者道其常耳若節婦貞媛之事可以厚天倫振頹俗者惡可無序述贊頌以表異之而使之泯泯無傳邪觀君子所為萬川閔節婦之輓辭雖音調不一而出于好德之懿示勸之嚴固不可少也孺人姓汪氏為閔士華甫之妻生子萬珠始六月而寡守節至七十五歲而終予嘗為之贊矣萬珠之子國學生寶應復携此冊求一言顧予謏薄安能如衛宏之序柏舟劉更生之贊列女以永孺人之名于斯世哉然所居南山與萬川一水之隔聞孺人之節行稔且久矣稔且久則其言雖謏薄豈可已而不可已也

書戴文進菊花卷

菊花一卷前一截為墨菊後一截為五色菊相傳為錢塘戴文進所作今休寧縣幕朱君所藏也君間持以過予觀其位置錯綜極有思致而水石尤奇因題其首曰晚香叢綠而歸之抱朴子云南陽之其谷水

左右生菊花落其中人飲其水者多壽因號菊潭此卷殆擬其景而作之者歟壽徵之象朱君後人宜寶之

書南山雜詠後

被 召北上道出錢塘侍御德卿索書近作無可應者檢敝篋中偶得壬子歲南山雜詠二十篇書以相付歲華飄忽舊學益荒奔走道途有塊此詩多矣

書王若水畫

右元人王若水十三雀總戎郭公彥和之所藏也雀之叢關者三飛而欲赴者一掩映于竹間者九或見其喙或露其尾飛鳴轉折曲有思致時春雨舟暗兼病日披閱數之不能得其多寡童子以豆識之方得其實亦可謂工矣學士錢先生鑒定為若水之筆有小沈隸首諸公題詠而東海半江久不報其辭翰尤可惜也彥和讀儒書喜圖籍其所藏蓋不止此庶幾慕濟陽之清風而興起者乎

跋廬陵曾君所藏穎濱蘇公手帖

予被 召北上道出毘陵太守廬陵曾君望宏見訪舟中出其所藏宋穎濱蘇公帖一紙相閱蓋穎濱歸自嶺表過廬陵與其上世司法公者帖中言溫夫受知山谷移忠受知東坡司法之父兄也溫夫名肅移忠名安止司法名安強父子兄弟當諸公放斥時不畏黨禍禮見請益惟恐後死然家風可想見也彼據高享大仇視忠賢擠扼下石惟恐不力者何人哉而好賢秉義乃出于地遠位下之人於此可觀世變矣東坡字刻徧海內流傳至今穎濱字少見于世殆專于文而不數于此邪穎濱嘗為徽之績溪宰親書詩刻尚存較此亦有不侔者豈以老壯而異邪太守君能寶之三百年餘將俾其後人考觀世好可謂賢子孫矣豈在書法哉

企菴跋

同邑陳生鷺字文元故宋弗齋先生之裔元定字先生之族孫也以儒

學生從予游予間過之請名其室之歲修者因題曰企菴企者有所慕而至之謂也世之以文章入試而得魁元者取況于鰲魚此人爵之企也等而上擇善窮理倍其功力如弗齋之弗措如定字之定性此天爵之企也企乎不可不知其所自勵乎

書所錄遊黃山詩後

僕不作韻語三年矣禪後再月始與客一至黃山得詩十五篇景勝句拙既不足以相當而又冗與病兼雖欲求工不可得已楫之冬官與德卿侍御並使錢唐乃遣一力以素卷索近作漫錄一過楫之盛年壯志學行蕪茂公署之暇與德卿時一披閱知予之近况迫于衰朽而酷嗜泉石若此其不能有為于斯世可知也夫

書魏氏家譜後

魏氏家譜一卷附錄誌銘事狀四篇鶴山先生文清公裔孫芳之所藏也其可見者印之高代魏氏皆鉅家世姻護繼高者有忠襄公稼樞家

公定于叅政公斯得名著宋史忠襄之族女鳳適魏氏子章生六子鳳之弟黃中無嗣以革幼子孝壽後之革次子上行無嗣後以壽幼子了翁後之然則鶴山雖高氏實魏產也黃中之名不見于譜而斯譜下注云表叔了翁然則此乃高氏譜以著鶴山之出繼當別有魏氏譜以著鶴山之本宗今不可見而名之魏氏譜者後人所加也芳既寶奉此帙又什襲其雅言板本倦祖德而猶以不獲盡見遺書為憾顧予末學仰止先正嘗於秘省得視九經要義惜其卷帙太多不能盡錄其

所著渠陽雜鈔及大全集時莊誦以自益之他日當以錄本付芳疎有司之尚賢樂義者俾與雅言並行廣正學于天下非但此譜為一家之書而已

書東海草書後

曩余問東海素草書輒謝曰待偶然有得意者當舉以為贈不敢取應酬者奉命也然竟不獲其所謂得意者恒以真憾乃若倡和詩篇往還

書札則所得甚富每一展玩疑所謂得意者或在其中雖東海亦或不能自知邪時行黃門持此冊見過摩挲再三恍然如見其笑語而東海之不作久矣噫時行尚謹護之安知不有好事者以為得意之筆伺其傍而拔其尤者以去邪

書錄遊黃山詩後

少司徒華彥劉公時雍以素楮索書無可應者樊篋中得近遊黃山詩數章姑以塞白矧當秋暑目昏旋拭旋書刺眼殊甚幸不以示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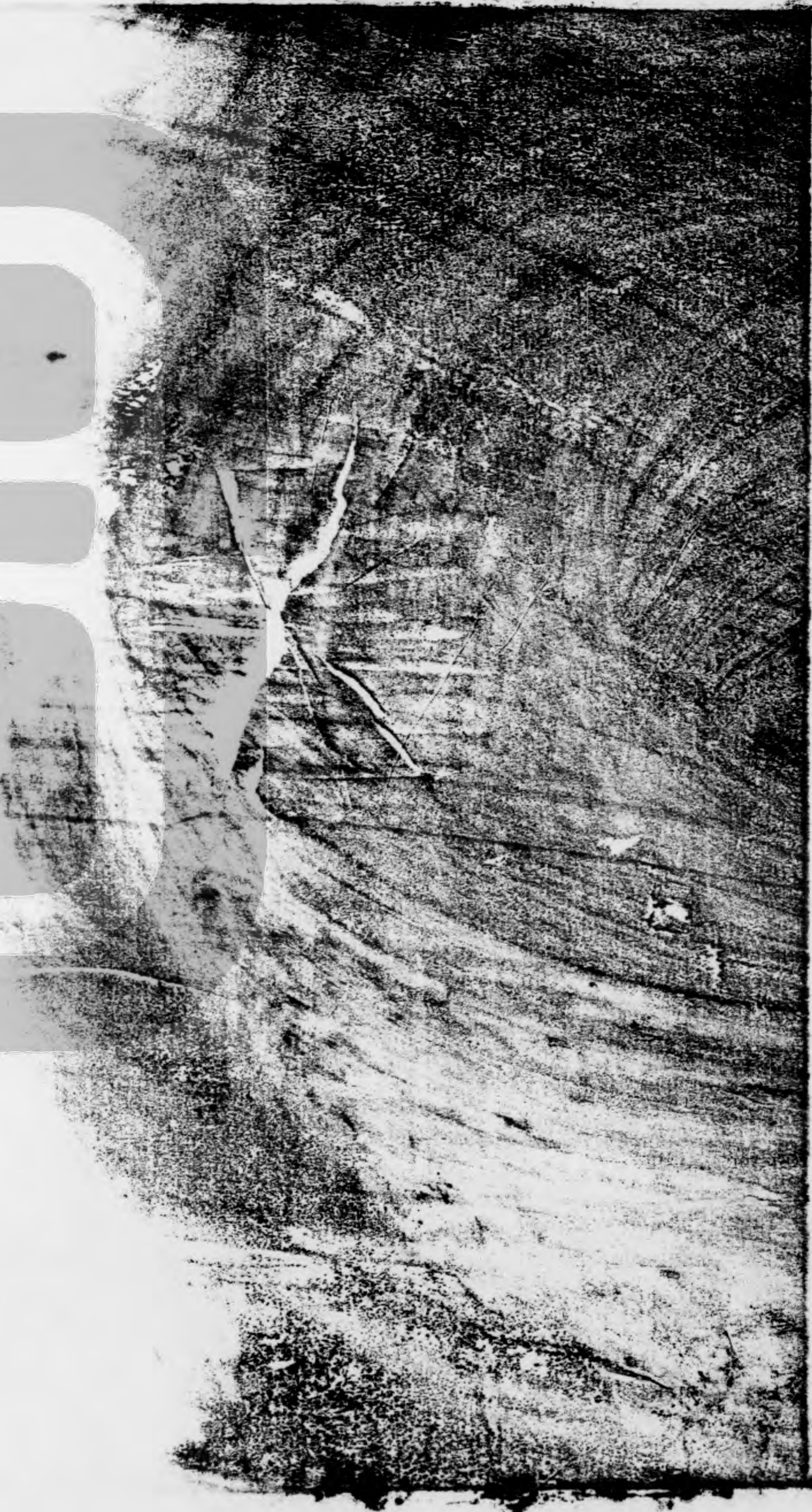
跋鶴山小隱卷

休陽蘇士貞宋翰林承旨易簡公之裔處士叔武之子學琴與許干汪尚古先生學成構室于鶴山之下以小隱自名蓋一鄉之名士也不幸早世其孫曰皓者請予追賦因得盡覽其卷長篇大章殆無遺蘊慨嘆之餘以見小隱之風韻可想而其後人又若皓者倦弗忘先善修身踐言祖孫相望遂識其尾以重文獻之足徵云

書率口程肯堂心宇墓誌銘後

按心宇五世祖敷臨在宋以般碩行實重其鄉而族始盛有祠在栢山寺子孫本其功而不忘也敷臨四世孫夢麟嘗遵伊川先生之說立宗會弘齋序之而又銘心宇之墓蓋曹程世戚弘齋鉅儒館于程氏最義也 國朝正統中敷臨九世孫玩道和等倡立忠壯行祠以展宗會之禮弘治初十世孫鼎又合族人修復栢山故祠以重始遷之祀兩祠祭規悉用家禮參以時制而鼎之子曾編訂刻梓以傳蓋敬宗睦族之舉在諸程中多稱率口而其講授淵源亦有所自云弘治壬子仲秋一日曉起因閱率口程氏世澤編題心宇誌後如此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上海' (Shanghai) or a similar character.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possibly reading '卷之三' (Volume 3).

